

美好春日，我们因文学“碰杯”

“夜光杯”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上午在京举行

文脉之根，在于人民。今天，名家、素人与“夜光杯”的编辑在北京齐聚一堂，召开“夜光杯”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，对“夜光杯”副刊的传承与发展展开座谈，并一同见证“夜光杯”新书《自有夜珠来：（夜光杯）美文征集佳作选粹》的发布。上海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赵嘉鸣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中国

现代文学馆馆长李敬泽出席座谈会并讲话。

创刊于1946年5月1日的“夜光杯”，将于今年迎来79岁的生日。91岁的人民艺术家、“夜光杯”作者王蒙先生特地为座谈会录制了祝贺视频，他说：“‘夜光杯’非常纯真、诚恳，同时有民间性，和实际生活、老百姓打成一片。还

有健康、和善和友爱的精神，使人读了有幸福感、轻松感。”

著名作家谢冕、丁振海、张宝林、叶稚珊、梁晓声、吴霜、郭运德、吉狄马加、李泓冰、梁鸿鹰、刘汉俊、徐可、陈仓、乔叶、李晓东、陈佳勇、甫跃辉以及入选百篇优秀作品的“夜光杯”作者代表张艳、张志豪等参加了座谈会。

“夜光杯”副刊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副刊之一，以文学为锚，既记录着上海的腔调与温度，也映照中国社会的精神图谱，它证明了真正的文化品牌无需刻意标榜先锋，只需扎根生活、敬畏文字，便能超越媒介载体的局限，在代际传承中永葆青春。

驻京记者 赵玥（本报北京今日电）

这樽多彩的『杯盏』，盛满光与热

『夜光杯』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侧记

本报记者 刘芳 华心怡

今天是个好日子。

上午，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，春芳里的欢聚一堂。名家、素人与“夜光杯”的编辑坐到了一起。超越代际，五光十色的思想，汇成和风细雨的润泽。此地相逢，饶是适宜。在这座由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学博物馆里，“夜光杯”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擦亮了这樽近80岁的“杯盏”：坚持与时代共鸣，坚持与人民共性，坚持与城市共荣，坚持与潮流共舞。

以文会友，载道化人，文学，定能哺育心灵！

融合每一代人的记录

一代人，有一代人的诉说。人民艺术家王蒙已经给“夜光杯”写了30多年稿子，前后发表了210多篇文章。连续18年，每年的年末，王蒙都在“夜光杯”发表年终盘点，他几乎所有的旧体诗都投给了“夜光杯”。91岁的王蒙先生特地为座谈会录制了祝贺视频。

来到座谈会现场年纪最长的嘉宾是93岁的文学评论家、诗人、作家谢冕。谢冕自称是“夜光杯”的老朋友。“我给‘夜光杯’写稿几十年了。一开始是编辑约，我就写；后来编辑不约，我也写。”谢老说笑，这段写作经历是他的美好记忆，“新民晚报就是亲民晚报，‘夜光杯’一定会越办越好。”

80岁的丁振海是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。他关注“夜光杯”的发展：“在互联网、AI和眼花缭乱的融媒体时代，‘夜光杯’始终坚持内容为王的宗旨没有变，其内容丰富多样、美不胜收。倡导主旋律，坚持多样化，使其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茅奖获得者梁晓声75岁了，从《雪城》到《人世间》，时代变迁，他始终为人民抒写、为人民抒情、为人民抒怀。梁老一直记得自己的知青岁月，“那时候从上海知青那里知道的，一是上海的弄堂，二是麦乳精，三是上海的新民晚报，我也由此知道了‘夜光杯’”。梁晓声坚持将“夜光杯”写作。他深情寄语：“希望‘夜光杯’更接近民间，接近市民生活，成为大家的阅读朋友。”

76岁的作家叶稚珊及其先生徐城北都是“夜光杯”多年的老作者，她生长于北京，对上海却有独一份的亲厚。“去上海，怎么也去不够。”她1987年第一次来上海采访，便与新民



嘉宾观看『夜光杯』展板
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刘歆 王凯摄

晚报结缘。之前《繁花》风靡全国，叶老也看得仔细，“我上海话都能听懂，但却讲不来。《繁花》带起了我的上海回忆，我一直记得以前每次去上海都要买羊绒衫”。“夜光杯”也与上海一样，时常是叶稚珊的牵念。“这里有普通老百姓的油盐酱醋，也有分量很重的作品。”“大家之气”与小家烟火，“夜光杯”两翼齐飞。叶老爱琢磨。她看《玫瑰的故事》，“北京到底有谁在？”成了一个梗。叶老说她常常问自己：“我这么喜欢上海，上海到底有谁在？”她自然能说得通：上海有新民晚报在，上海有“夜光杯”在。

纸香墨飞，一路走来，“夜光杯”与人共情，融合每一代人的记录。

荣耀每一路人的远方

独行快，众行远，传承中有坚守，坚守中有创新，一代又一代人在文学的路上完成接力，路，也越走越宽。

对陈佳勇来说，文学曾是他的远方。这个当年读着晚报慢慢长大、从一开始就梦想自己的“豆腐干”能在晚报上发表的小孩，后来成了第一届“新概念”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。他去北大学了中文，虽兜兜转转多有涉猎，却都与文字和文化脱不了干系。如愿，他成了晚报的作者。“我觉得‘夜光杯’就是热爱文学、热爱生活的人群的美好家园。”不经意地，“夜光杯”将一颗文学的种子埋入孩童的心里。它生根，它成长，它塑造人。

座谈会的现场，陈佳勇遇到了一个“粉丝”，比他小3岁的作家甫跃辉。陈佳勇在“新概念”大出风头的时候，甫跃辉还在家乡云南施甸。那里没有《萌芽》杂志，但甫跃辉到底是寻到了一份获奖作品集。甫跃辉记住了陈

佳勇。也因此，当日陈佳勇真的站在他面前时，这两个都已经年过四十的男人，很自然地有了情感的连接。远方，已不再远。这些年来，笔下流淌过的文字，终于一个挨着一个，挤凑成嫁接的桥梁，一头是理想，一头是彼岸。

陈佳勇没有停止写作，艺可通心。甫跃辉居上海，专写作，文可化人。他们，都以此为荣耀。这两个同路人，以及千千万万更多的文学同路人，都证明了，路线或各有曲直，但文学可以把更多的年轻人团结起来，为他们的成长指明方向。“夜光杯”盛满的光与热，不仅是生活的光与热，还是能够引领人、感化人的理想之光。

容下每一个人的史诗

每一个人，都值得被书写，每一个人，都是一部时代的史诗。“夜光杯”，凡人写，写凡人。

座谈会上，很多人回忆起自己的“夜光杯”第一次，“不拘一格”的容人之量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表达。上海世博会之前，陈仓投稿相关主题的征文，一举拿下头奖。自此，“夜光杯”伸来橄榄枝，他开始了自己闪闪发光的写作。“晚报，尤其是晚报上的‘夜光杯’，早已成为我们家庭生活的日常标配。”每日，一杯清茶，一副眼镜，一张报纸，细细地读，慢慢地品。陈仓一家的寻常，也是许许多多家庭的寻常。这哪里只是文字，尘世千面、众生百态，这分明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从哪里来？这不是一个问题。每个人，都能在“夜光杯”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21岁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张志豪是座谈会上最年轻的一个。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大二的他，去年参加“夜光杯”市民读书会进川北社区——“今天我们读鲁迅”的活动，深有感触。张志豪的作品也在去年3月开启的“夜光杯”美文征集活动中脱颖而出。“后来我还参加了‘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’。一路走来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在大家都说文科不再热门的当下，‘夜光杯’让我敢去写作。”与许多“夜光杯”的作者一般，张志豪也是“夜光杯”的读者。“‘夜光杯’是多元的，这里不仅有百姓的故事，也是高尚的文学。”

包罗万象，雅俗共赏。就像座谈会上代表普通写作者发言的张艳所说：感谢“夜光杯”不薄新人，让一个普通写作者的内心独白有了倾诉的窗口。以文学为锚，“夜光杯”表达着个人的奋斗与幸福，一个又一个人叠加光与热，一同绘成中国社会的精神图谱。



谢冕为『夜光杯』写下祝福



李敬泽（左）与吉狄马加